起来，地狱官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1205753.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s: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M/M
Fandom: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 Ultraman Taiga
Relationship:	泰罗托雷
Characters:	泰罗, 托雷基亚
Additional Tags:	多重梦境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1-05-10 Words: 10,197 Chapters: 1/1

起来，地狱官

by Gigot

Summary

以博尔赫斯《环形废墟》为母本写作

几十亿个夜晚几十亿个白昼后，逃脱了良心谴责的小憩中，泰罗又一次见到了他的托雷基亚，那是个有教养、忧郁动人的蓝族，正在连天战火中奔驰，他察觉到自己，可怖的光线和火焰也拦不住他，泰罗搂着他的肩膀不停地哭泣，托雷基亚与他絮语，说了许多，泰罗很满足，即便梦醒了一句也记不得，也还是很高兴。
泰迦百无聊赖地坐他身边一下下没轻没重地敲他的头，轻微地疼痛和幸福的眩晕之后泰罗不再想他的托雷基亚。
他已经很少做美梦了。
真空之中他一路追逐着托雷基亚冲出光之国，那人手中绽出碎裂般可怖的光线，泰罗怒不可遏地迎而痛击，他明白那一定是个冒牌货，寂寥无比的蓝族好似虚空托生出的影子，无悲无喜平静地与他角逐，将他困厄的心搅得血肉模糊，再做出酷似托雷基亚柔和静谧的姿态骚扰他的意志。
泰罗一个呼吸的时间也不能忍耐，他们彼此缠斗着落进行星博尔赫斯迷烟和混沌的深处——托雷基亚，那冒牌货慢腾腾地伸展着自己的手臂，好像头一次打量自己的身躯，因那倒影中的陌生姿态惊慌失措地踉跄几步，那样子，好像苏醒了似的，他再次转过身看向泰罗，泰罗几乎以为他是真货，是他的托雷基亚。
他说：“真是太无聊了啊，泰罗。”
泰罗浑身燃起烈火俯冲上来，出乎意料地，托雷基亚毫无防备地搂住他的肩膀，茫然的姿态像找回了失而复得的心脏似的颤抖个不停，“泰罗，泰罗，泰罗，我完全知道了……”
他释放出胸膛中的格里姆德，浑身流着血发疯似的往行星博尔赫斯的深处飞奔。
“托雷基亚！”他一定是托雷基亚！泰罗懊恼地伸出手臂，转瞬被格里姆德的光线彻底吞没了。
泰罗虚弱地从地面上爬起来，他胸口的彩色计时器闪烁不停，眩晕之中有人扶住他的手臂，那力量不足以支撑他，连带着那人也踉跄，他看向身侧，睁大眼睛：“托雷基亚？”
“嗯，”细眼的巨人是蓝和更深的蓝，流水般的身躯有着无欲无求的静谧之美，托雷基亚望向梦比优斯，“我们要去与其他人汇合了，梦比优斯你要警惕安培拉星人的阴谋，那是难缠而歹毒的对手。”
梦比优斯担忧地看向泰罗，又坚定地点点头：“我知道了，泰罗教官、托雷基亚前辈。”
泰罗虚弱地呼吸着，听到他的话满意地破散成光子。
“真是个元气的孩子，”雾崎追上化为人间体气喘吁吁的泰罗，略略忧郁地推了推眼镜：“我是不是又给你拖后腿了？”
光太郎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的事，我会保护你让黑暗不能靠近你的。”
他的动作停了停，雾崎热烈地盯着他，等着神谕似的他的吩咐，光太郎慢慢地把手掌覆在雾崎的脸颊上，他乖巧地歪头躺进他的手心：“怎么了？泰罗？”
“我做了噩梦，梦见你离开了光之国，像贝利亚那样。”
“什么傻话，”他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光太郎的胳膊，“我也是光之使者，宇宙警卫队的一员，你、我……”
雾崎不再说话，只睁着空茫却憧憬的眼望着他。

泰罗熟悉他的目光也熟悉他的爱，旧岁的一切都回来了，甚至还有亲吻好朋友的欲求，托雷基亚不曾离开光之国的时候，他偷偷吻过朋友的嘴唇，那味道好过一切胜利和一切荣誉。
光太郎紧紧地抱住雾崎，“我害怕……如果现实才是梦。”
雾崎轻轻吻他的面颊，苦涩而克制的一吻，几乎是吻情人。
光太郎猛地推开他，难以理解地盯着他：“你在做什么，托雷基亚？”
他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微笑着推正眼镜：“失礼了，我太高兴了，真希望不会给你带来困扰。”
天边闪烁的奥特签名呼唤他们，他们几乎毫不犹豫一同奔向被黑暗窒息的太阳那处，泰罗不放心托雷基亚频频向蓝族那边张望，托雷基亚做得很好，甚至好过头了——一错不错地专注手头的工作，没有一丝一毫多余而可恶的好奇心。泰罗听到耳边传来破空一声，紧忙躲闪开来，却在父母身边发现了一个异样陌生的银族男子，那银族一边只有泰罗自己能听闻的声音骂他一边帮肯挡住袭向旧伤的致命一击：“哼，肯的儿子，跟你老子一个样。”
贝利亚？泰罗困惑地在太空中飞行，托雷基亚慢腾腾地凑近他：“又跟贝利亚先生吵架啦？”
“嗯……他是个挺讨厌的人。”
“都是幼稚鬼，有什么好吵的？”托雷基亚灵巧地躲开四射的火星，泰罗几乎能想象出他扶稳眼镜垂下眼的模样，他说：“贝利亚先生也算好人吧，虽然堕落过，嘴也很坏。”
那也挺好的……梦里贝利亚提着自己肩膀的那一下，泰罗活动了下肩膀，又投身到战斗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个好战士。安培拉星人的侵略很快便被遏制了，托雷基亚笑着跟希卡利打趣说再不回来科技局局长的位置就要易主，一切都是如此欢乐，仿佛记忆之中的每一道伤口都不曾存在似的。他望向托雷基亚，蓝族凝视着绚烂的恒星，很久之前他们一道飞行到宇宙的深处，在至暗的星云深处向彼此发誓——
泰罗注意到他手中护着小小的光芒。
“托雷基亚，那是什么？”
“是奇迹的生命，我用我们旅行时遇见的所有美丽的生命创作出来的奇迹。”他微微歪着头，“献给你，泰罗，我叫它斯纳克，我决定把它献给你……”
海啸似的幸福转瞬之间消弭了不足道也的不和谐。
斯纳克在他的养育中慢慢地成长成一个散发着淡淡的光芒的透明生物，不声不响的小东西给泰罗带来了极大的不安感，托雷基亚则如母亲般体贴欣喜地照顾它，多数时候甚至不会来见自己，仿佛对这基因驳杂的存在产生了延伸到自身之外的感情。离开宇宙警卫队，泰罗便站在科技局的门前，等着等不来的托雷基亚。
他突然想起泰迦，因为他也很思念自己的孩子。
“父亲！”泰迦规规矩矩地走到他面前来，“父亲，我们回来了。”
“好呀，”他继续去等托雷基亚，却突然意识到梦比优斯回来时，泰迦还不曾出生。
泰罗瞪着自己的孩子，泰迦手足无措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父亲我做错了什么？”
他陡然生出莫名的恨，泰罗抚摸着泰迦的头，他明白那正是自己的孩子。
谁是梦？

托雷基亚从科技局的大门走出来，他看起来有些疲惫，见到泰罗，强打起精神："泰罗。"
"托雷基亚，"泰迦也乖乖地打招呼。
荒谬。
"我应该醒了，托雷基亚，现在才是梦。"泰罗仿佛听见自己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尖叫，心脏迸裂般疼痛，双臂不由自主地敞开，却又颤抖着控制自己不去拥抱眼前的蓝族："托雷基亚……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轻轻地抚摸他的角，掰正他的脸，嘴唇一次次地吻上去，望着他："虚无怎能称之为是梦？你是真的，想着我时热血沸腾也是真的……如此真实自由，都不是梦，我也是你的。"
科技局传来一声叹息，穹顶破裂的声音轰然一响，托雷基亚愕然转过身，"斯纳克！"
斯纳克、斯纳克、斯纳克、他尖叫着逆着人流冲了回去，泰罗几乎拉不住他，他一边哭一边笑，光芒之中扭曲得像来自深渊的恶魔，泰罗不停地安慰他："托雷基亚，收神，快回来……我在你身边。"
"太晚了，太晚了，泰罗，"托雷基亚转过身，不知从哪儿生出力气来，一把拽过泰罗来，抵命似的胡乱亲吻他、咬他，呜咽着："太晚太晚了……我爱你，我爱你什么？"
泰罗好像被钉死在原地，结实的身躯生发不出一丝能推开他的力气。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托雷基亚蓦地把他推进慌乱的人群，双手在耳边攥紧又舒展开，强颜欢笑道："当成梦吧，梦里保持本质的人，你的选择也会带来巨大的后果。"泰罗眼睁睁看他转过身义无反顾地跑到斯纳克面前去，停下来，慢慢跪在地上，吞噬了太多光芒的斯纳克吐出的岩浆转瞬将他的身躯烧成翻腾着白烟的火炬，他胸膛的彩色计时器在数不清的尖叫声中闪烁了一下，两下，熄灭的瞬间斯纳克透明的身体也破散成粉末。
泰罗听到巨大的呼喊声，嘶哑的声音重复着同一个名字：托雷基亚！托雷基亚！
直到他再发不出一丝呼声，泰罗才猛然意识到那是他自己的声音，而他也陡然惊醒了——雾崎半跪在他身旁，饶有兴致地打量他，空茫的眼有着笃定的骄傲，他的手指卷着他的刘海儿，"泰罗……泰罗，你做了什么梦？"
光太郎一把抓住他的手："不好的梦。"
"难怪，你把我也喊醒了……你一直喊我的名字。"雾崎咳了咳，奥特炸弹显然也没能让他全身而退。
光太郎盯着他，嗓音沙哑："刚才发生了什么？"
"No.6，你的记性可真差，"他恶劣地笑起来："我送你的宝贝儿子一个愉快的旅程。"
"……然后我追着你，一路到博尔赫斯星。"
雾崎冷哼一声，"但这儿可不是博尔赫斯星。"
"你知道斯纳克么？"
他的肩膀微不可见地僵硬了，许久许久雾崎才又一次缓和着凝视他，含混柔情，又如群山寂寥。
泰罗心神不宁地回想那乌托邦般的梦境。
"都是捕风，"雾崎不知他的所思所想，只是讲自己的话，"眼睛看见的，胜过心中想望的。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他们受了很重的伤，不搀扶着难以行走，雾崎的发尾落进他的丝巾里，光太郎手心的

汗水洇湿了黑白衬衫，一路上他们什么都不曾与交流，一步步踩在凝实而陌生的土地上，只有两个人。
好一会儿，雾崎缓缓地说："真希望现在就死在这儿，我们两个，你也好，我也好……比活下去好。"
"不会的，我们都能活下去。"
"你永远不肯再多想一想，"雾崎咳了咳，扫兴道："片面的理解我的话，你根本什么也不懂。"
光太郎隔着垂下来的刘海儿看他，许诺道："我来保护你，你活下去。"
雾崎气得发抖，"永远这幅样子……你永远这幅样子。别摆什么光之使者的架势了，你懂什么？你懂我什么？"
泰罗恍惚着回想起那梦境一般的真实，托雷基亚不停地亲吻他，不停地重复着爱他——我爱你，我爱你什么？光太郎寞然许久："托雷基亚，我搞不懂你……究竟是我不懂还是你不懂呢？"
他望着雾崎："我想要保护你，不单单是因为我父亲是大队长，我是奥特兄弟的No.6，有光之使者的资格……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喜欢你，爱你，想要保护你，不是责任，而是我想。即使如今，我的心情也不曾改变过。"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雾崎咬着牙，勉强地想要推开他，光太郎跟上他的脚步拉住他。两人撕扯着，一同摔在草地上，雾崎瘦削的身躯不知为何迸出一股可怕的力气，掐着他的喉咙骑在他身上："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光太郎怔怔地望着他。
雾崎瞪着的眼滚滚落泪："我不需要！"
"别哭，"他试探着伸出手，见雾崎没有更为过激的行为才慢慢地帮好友擦去泪水，雾崎惊讶地眨眨眼，他自己都不知道何时落了泪。
光太郎轻声问："托雷基亚，你想要什么？"
"我……我、我，"他拽着自己的头发，求救般盯着光太郎，"我、我真的，我真的……我……"
"没关系，托雷基亚，"光太郎坚定地抱住他，"真的没关系……我在你身边，我不会离开。"
雾崎只是呜咽。
彻底平复心情后，他们才意识到情况的复杂——能力完全地失效了，无法变身，不能调动人类范畴之外的力量，如今他们都只是人类了。雾崎饶有兴趣地拨弄他的丝巾，"好呀，现在好呀……"
"现在有什么好？"光太郎碰了一鼻子灰，好不容易才靠自己的努力在太阳落山前寻到一间住宿的屋子，榻榻米泛潮，房间里有股淡淡的苦涩气息。他揉了一把雾崎的脑袋，"但不管怎么说，你还和以前一模一样。"
雾崎微瞪着眼睛："你刚才做了什么？"
"嗯？我没做什么，"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不好意思说："你……我，托雷基亚，你离开光之国时，只比梦比优斯大一点儿……你一点儿没变，而我，已经衰老了。"
雾崎突然抱住他，却一句话也不肯说。
光太郎一直忧心坏脾气的雾崎会玩弄附近的居民，然而除了第一天偷走了小女孩的气

球，他又的确什么也没做，夜晚光太郎听到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猛地从昏沉沉的梦境苏醒了，那脚步声一直没有走远，只是围绕着他。好一会儿，踱步的人停下来，慢慢跪在榻榻米上，双手搂着他的头，欢欣若死地絮絮念叨："我们一样了，泰罗，这回，我们终于一样了。"
然后雾崎停了停，轻轻地吻他的唇角。
泰罗惊讶得几乎停止呼吸。
他们平静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天边奥特签名闪烁的时候，光太郎肩膀上的勋章也一同闪烁，他与雾崎分享自己的快乐："看，托雷基亚，我完全恢复了——"
闪电的光芒照亮蓝族忧郁的眼，雾崎盯着他的眼睛，双手握着水果刀的刀柄，而那银白色的刃整个没入光太郎的胸膛里，他不解地望着好友："你在做什么？"
松开刀柄，雾崎向后退了两步，呼吸加快，胸膛剧烈地起伏，没一会儿捂着喉咙跪在地上，如同离水的鱼不能呼吸似的张合着嘴唇，光太郎一边找来塑料袋帮他挡一挡，"我陪在你身边，冷静。"
雾崎掀起嘴唇吐出破碎的字眼，却终究什么也说不出，光太郎虚虚环着他的肩膀，在他剧烈的颤抖逐渐平复时，越加坚定地抱住他。
雾崎揪着他的衣服，掐着他的皮肉，指甲抠出血丝，"别走……"
"我在。"
"别走！"
"我在，不要害怕，"光太郎感受他湿漉漉的睫毛颤巍巍地擦过自己的皮肤，那泪已经冷了。
他哄自己的托雷基亚入睡，入睡后雾崎紧闭着眼睛，仿佛忍耐着巨大的痛苦，光太郎轻轻地碰他的眼，无意识的神经反射仿佛是空寂的回应，泰罗在心中吻他，又贴着他慢慢躺下来和他盖一床被子。
次日醒来的时候半面被子压在自己身上，光太郎去摸身旁的被褥，已经彻底凉了。阳光中困难地睁开眼睛，他摸索着穿上衣服汲着木屐去寻托雷基亚，才出了房门，好心的房东告诉他托雷基亚正在海边闲逛，光太郎谢过她，一路冲向东方。深蓝的天空，另一方还能看见月亮，托雷基亚歪着头站在细浪之中，泛着白沫的海水将将碰到他的脚踝，光太郎看见他，远远喊："托雷基亚！"
雾崎转身看他，一言不发地冲进海浪里，光太郎扑上去把他从海浪里带回来，他挣脱不开，一昧地尖叫，用牙齿撕咬泰罗的手臂，徒劳地沉到海水里，"让我走，让我走，泰罗让我走……"
光太郎把他扛在肩膀上，一声不吭地在托雷基亚的尖叫声中走到礁石垒成的岩群之上，他心中一扫苦闷的阴霾，升腾起莫名的勇气，他把托雷基亚压在沙滩上，掰着他的脸与他接吻，雾崎温驯的眼眸盯着他，意志在恐惧中抖个不停，泰罗亲吻他的脖颈，他既不敢抵抗也不能抵抗，双手攥着身下的碎砂，僵硬地敞开身体祈求泰罗的怜悯。退潮的时候海浪扑打在沙滩上，雾崎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光太郎沉下去劈开他的蚌肉般湿润柔韧的身体，角逐似的盯着对方的眼睛，他们谁也不说话，汗水顺着光太郎摇晃的刘海儿落在他脸上，那看起来几乎像雾崎哭了，但他只是咬着牙颠簸个不停，忍耐着匍匐求饶的欲望，放任手臂一下下磕在岩石上带来维系清明的痛觉。光太郎吻他的手背，雾崎痛苦地蹙着眉，颤抖着喘息，好像被他的吻烧穿。潮水褪去了，正午的阳光照亮了整片海滩，泰罗听得到远处的交谈声，他从雾崎的身体中退出来，

安慰早已平复的好朋友，沉默着的蓝族已经不再逃了，泰罗拨开他凌乱的头发，从怀里掏出眼镜帮他戴好，“跟我回家乡去吧。”
托雷基亚说不出拒绝的话。
回到光之国后，泰罗从那失控的激情中回过神来，他有重新回到秩序之中的实感时，托雷基亚正跪在他面前用嘴唇和口腔让他快乐起来，他的蓝族好朋友很少讲话，一如既往浑身散发着抑郁而孤独的气质，好像一道美丽的阴影，愿意远远地沉在自己身后，不需要呼吸也不需要真正的生活。最后的颤抖之后，泰罗从他口腔中抽身出来，他慢腾腾地用手帕去擦唇角，泰罗看他的脸：“托雷，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们做了什么？”托雷基亚抬起眼睛看他，仿佛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抛弃掉尊严的蠢事。
“我们一起去冒险吧，和以前一样。”
托雷基亚拧着眉头，“好，我和你一起。”
“你在想什么？托雷基亚。”
“没什么。”
他们在冒险之前去了位于行星博尔赫斯的秘密基地，托雷基亚脸上难能地出现了怅然的微笑，泰罗问：“什么让你高兴？想到了以前的事么？”
“不，我在想，如果现在死掉了，也没有什么值得怨恨的，”水仙花似的蓝族沉浸在惊人的天真烂漫之中，他温柔地看向泰罗：“我们来做吧。”
“那是不对的，托雷基亚，”泰罗局促不安地活动手腕，“不行，绝对不行。”
托雷基亚叹息着吐出一句话，“你不想要我。”
泰罗想说不是的，没有托雷基亚的梦都会令他不安，然而他什么也不曾说，咬着牙，把所有的秘密都吞咽下去。
冒险之后，他们的关系无可避免地陷入泥沼，泰罗无论什么时候去见他都会被科技局拒之门外，那总如月亮般无声的蓝族也不会再用他的光芒照耀自己，可怕的疲惫和无力与托雷基亚的名字勾连在一起，泰罗察觉到，那即便叛出光之国也不曾远离自己的托雷基亚已然彻彻底底地放弃了，自己也再不具备叩响蓝族心扉的能力，一切都滑向了更彻底的虚无。世上最悲剧的悲剧，是没有悲剧的无疾而终，都是捕风，都是虚空。托雷基亚合上书本，他是不加班主义者，下班后的时间献给图书馆，他在里头呆了半个月，被乱糟糟文字淹没的平静之中慢慢地想泰罗，他的泰罗是英雄——
“总教官状态不大好，那怪兽真有那么厉害么？”
“没那么厉害吧，是为了救原住民。”
他们之后谈论的光之使者的勇气托雷基亚一个字也听不懂，他的理智苏醒时，他已经坐在银十字的病床前等候多时了，泰罗的状态比他想象得遭，他的小英雄沉睡在休眠舱里，敏锐的感官一丝一毫也排不上用场，托雷基亚吻自己的指尖，再默默地摁在正对着泰罗嘴唇的玻璃上，“你会没事的对么？”
“他的心脏已经不能用了。”玛丽慢慢地走出来，“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但泰罗坚持要等你。”
托雷基亚望着她，仿佛在许久前就已有了接受这一天到来的勇气，他低下头：“我什么时候能见他？”
“随时可以，”玛丽转身时指节扶着眼尾。
蓝族安安静静地在病房里坐了一会儿，休眠舱在细细的嗡鸣声中剥落了第一层装置，

然后是第二层、第三层，离子软膜慢慢褪去的之后，泰罗的脸出现在他面前，托雷基亚伸出的手收了回去。
“托雷基亚，我想要见你。”他眨了眨眼，“如果安心呆在休眠舱里，也许在许久许久的未来，我还可以活下去。我如此选择，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自私？”
托雷基亚摇摇头。
“我好想你，托雷基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分隔了许多许多的时空，我在不同的地方见到你……你告诉我那不是梦。”
“我也很想你，梦你，梦得分不清梦。”他半托着下巴，“我无数次梦见你死，预演无数次，已经无法伤心了。”
又说：“如果让梦中人梦见做梦的人，那么现实和梦境就是同一条奔流。”
泰罗笑说：“那我们梦里见。”
他也向泰罗致意，死亡的黑暗来袭之前，泰罗看到自己的蓝族身边立着与混沌为伍的另一个托雷基亚，他看起来无比寂寥，以泰罗的感官来说，他甚至很难称之为托雷基亚，他露出近乎是托雷基亚的好奇在二人身边逡巡，望向泰罗的时候似乎完全了悟了一切，转身手刀贯穿了另一个自己的胸膛。
无暇的蓝族震惊地盯着另一个自己，黄金似的血喷溅在他的面具上。
托雷基亚慢腾腾地抽出自己的手臂，皱着眉头擦去血污，再看向泰罗时，他完全是泰罗认识的托雷基亚了，含混快乐的深情与癫狂的好奇心回到他的身体里，托雷基亚歪头对他笑：“是你的梦么？泰罗？”
虚空向他扑面而来，泰罗盯着他颤栗个不停，蓝族孩子似的地跪在他身边，极乐的爱情和死的恐惧交织在托雷基亚的一吻，他不再笑，只说：“我们梦里见。”
泰罗怨憎自己。
托雷基亚的血流在他脸上，爱的喜悦与死的恐怖分不清边际，他不停哄骗自己不爱那个托雷基亚，却每每在半梦半醒时会想起那仿佛在闪电欢笑声中穿梭的蓝族而起勃惊醒。
皮囊下奔涌的东西，也许那是光明？
一刻不停地向他重复：你想要托雷基亚。
明确得好似托雷基亚并非一个实际存在的人，而仅仅是反映他欲求的客体，镜子似的冷漠地闪动着叵测的微笑。他是梦中人？还是真正的托雷基亚？泰罗想着他的样子纾解，托雷基亚无邪纯天真的一吻和面具上血浆的黄金……托雷基亚知道他自己曾躺在沙地上听凭摆布么？闪电仿佛从腰椎劈下，泰罗的动作不停，凤眼的蓝族背着双手用口腔让他快活，那时他会轻轻抚过挚友的眼灯，托雷基亚都知道么？他一边诘问心中的蓝族，一边动得更快些，接近顶点的最后一刻，泰罗望见一双厌倦又快乐的眼，半闭着，微笑的模样就是托雷基亚的眼，他以为自己会有一丝羞耻，但没有，他只是坦荡荡地望着托雷基亚，“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好奇地伸出手，掌心几乎触碰到那怒张东西，感受到腾起的热气便小心翼翼地收回来，金色的指尖点了下那个细孔，“你做什么呢？”
“你不知道么？”
他察觉到那或许是某种危险的私事，但泰罗已经捉住他的手，用他的手环着，托雷基亚被烫了一下，那摸起来似乎是活物，血管弹个不停，他攥紧些，强健的血流和泰罗微簇的眉头都让他生出古怪又新奇的思绪，难道他可以因此得到泰罗么？

托雷基亚笑个不停。
“碰碰你自己，”泰罗紧盯着他，托雷基亚完全地呆住了，甚至不知所措地重复手上的动作讨好他。
他的面具干干净净，泰罗想它溅血。
托雷基亚头一次见到如此可怕的男人，滑稽地摔了一跤，手脚并用从地面上挣扎了两下。泰罗想念他体内的湖泊，手脚并用爬到他身上，垂询般凝望他的脸，在蓝族同意前双手搂紧他，托雷基亚刹那间不知所措了，却没有拒绝，他眼睁睁地看着泰罗分开他，然后在他身体深处横冲直撞，托雷基亚喘不上气来，泰罗掐着他的喉咙，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一昧地哭，笔直的双腿随泰罗摆布。浪潮似的痉挛掠过脊椎，泰罗才难能清醒地看这熠熠生辉、无拘无束的生灵……他稔熟这身躯，却头一次在托雷基亚甘美的恐惧中生出了得到他的快乐。托雷基亚这头奇怪的猎物很快从中得到了好处，混不自觉地摆动，十指极富韵律地攥拳再松开，戏耍似的与他追逐。
泰罗喜欢他愚蠢的卖弄。
蓝族吮吸手指，“你要去哪？”
“我要回光之国去。”
“那儿很无趣，我才从那里离开。”托雷基亚空茫茫地抬起眼睛，“我想去有趣的地方。”
”我不知道哪里是你认为有趣的地方。“泰罗从他身上得到静止般的平静，“我随你去。”
托雷基亚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搂着自己的手臂，“那我们随意去哪儿？”
泰罗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精神缺失了一部分，因而欢天喜地毫无阴霾。
他的托雷基亚有张无限哀愁的脸，那冷峻的面颊在宴会上也不会展露笑容。
因上个废墟般的离别，泰罗无限思念他，甚至不想在梦中停留，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陪着无忧无虑的托雷基亚旅行，他们一路逃去M78星云的边缘，黑暗的马头星云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初生的恒星还未发散伟力，那里是黑黝黝的真空，托雷基亚游荡了一会儿打算无趣的离开，泰罗抱着他什么誓言也不肯许诺。
此世，或此梦的托雷基亚很不完整，他缺了一整块，连带着混沌邪神格里姆德也出现了致命的弱点，托雷基亚对温暖和光明似乎有着奇异的执着，他会躲进泰罗怀里取暖，有时好奇地把双手伸进他的胸膛、他肋骨之后，握住滚烫的心脏不肯松手。
丧失意志的泰罗听凭他的吩咐，托雷基亚也觉得快乐。
“都是虚无。”人群的阵阵欢笑在他耳边，泰罗只站在兴趣盎然的雾崎身后，他惊讶自己竟说出托雷基亚曾发出的感慨。喝着奶茶的雾崎则亦无所觉，反倒全然不大在意。
泰罗问：“你没什么想说的么？”
“还有什么好说的么？”他一门心思咬破珍珠，无心辩论。
“你不想着超越光明和黑暗么？看看混沌更深处的模样？”
雾崎怔怔地望着他，然后看着怪物似的哄然大笑：“谁会这么想啊？谁会这么想啊？哈哈，我的确厌倦光明了，但我既不是爱着谁，又不是求死，为什么要在虚空中当火焰的影子？”
“我很聪明的。”他补充道。
“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泰罗似乎在错综复杂的格尔迪奥斯绳结之中摸到了什么思

绪，他犹豫道：”我对你说的，都是你曾对我讲的。“
”不可能的，“雾崎合拢双手，微微瞥他一眼，柔和地微笑道：”如果我在光之国见到你，我肯定不舍得离开M78星云，我会让你陪在我身边，就像现在一样。“
泰罗心中有什么轰然倾塌了。
“成千上万种好手段啊，我的手段千变万化……”各种美的事物之中有着奇妙的调和，雾崎哼着走调的歌慢悠悠地离开剧院，“跟上我，别等到太阳升起来。”
“不，我打算在这儿坐一会儿。”
托雷基亚不满他的拖延。
泰罗留在剧院站了许久，他心中毫无感情，没有情爱，没有力量，好似静止了似的，甚至不再追逐，他依旧是自己，可他自己都不信。泰罗在密闭的剧院闻到了汽油味儿，刺鼻，却很淡，他慢腾腾地移步出去，静静无人的走廊上，雾崎拖着几乎与自己等高的油罐在猩红的地毯上乱撒，他看起来不大擅长做这种工作，几步一踉跄，漂亮的面孔上却展露着可怕的癫狂，见到泰罗出来，雾崎丢开油罐，冲上去，搂着泰罗的头，抚摸弯弯的角，未褪的疯狂被喜悦压倒了，“你终于舍得出来了，我等你太久了。”
“算了，”泰罗终于意识到托雷基亚竭力体会的混沌世界正是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看到混沌，他就与混沌合二为一，自己凝视黑暗，托雷基亚便做黑暗之中最沉重的那一抹，“算了。”
托雷基亚一个劲儿地摇头，不能接受他的一锤定音。泰罗在他面前划了根火柴，丢在浸满汽油的地毯上，“你还不清楚么？托雷基亚，是梦也是捕风。”
火光之中，他美丽的模样如此空茫，毁灭之前，雾崎嘴唇掀动着吐出一个名字，世界碎裂，他们一同坠进钻石般坚硬的海洋，一同沉到地球温暖的胞宫，一同死去。
他诅咒爱情。

泰罗在地核的深处醒来，他一点也不愿意动，巨大的身躯山峦一样静止着，他忘不掉头脑中掠过的影，对托雷基亚漫思中泰罗回忆起最初，对，他已经无法用理性解读为什么那是最初的回忆，托雷基亚头一次在他面前拟态成为雾崎——人类，他看上去如此脆弱。
泰罗合拢手掌，雾崎好像一尾灵敏的鱼，肢体拍打着他的掌心。
最初，他竟又一次使用了这个字眼，老师为他们谈论着时间的奥秘，山峰、流水以及种种变迁，风蚀、累积、地球的沧海桑田总是太快了，托雷基亚问，如果静止几百年，也会有生命在我的身躯中诞生么？
老师说，会。
他轻轻嗅了嗅指尖——是汽油。
死于烈火的托雷基亚——不，不，不，那不是梦。
泰罗从地核中爬了出来，如同初生的婴儿一般惊骇地号啕大哭，都是真实的，他混乱的意识把他们翻搅成一团，那将奇迹之光献给自己的托雷基亚在自己的无能为力中死去——
胸口崩出血浆的托雷基亚仰面躺在自己怀里——
自己点燃火柴亲手葬送的托雷基亚——
泰罗逃回光之国去——
意识之中他们汇聚成同一张脸，身上扎着拘束带，燕子般灵敏，佩戴着戏剧面具的恶

魔。
堕落的蓝族舍命的攻击如此机械——
他没有灵魂的壳子扰乱泰罗的心。
真空之中他一路追逐着托雷基亚冲出光之国，那人手中绽出碎裂般可怖的光线，泰罗怒不可遏地迎而痛击，他明白那一定是个冒牌货，寂寥无比的蓝族好似虚空托生出的影子，无悲无喜平静地与他角逐，将他困厄的心搅得血肉模糊，再做出酷似托雷基亚柔和静谧的姿态骚扰他的意志。
泰罗一个呼吸的时间也不能忍耐，他们彼此缠斗着落进行星博尔赫斯迷烟和混沌的深处——托雷基亚，那冒牌货慢腾腾地伸展着自己的手臂，好像头一次打量自己的身躯，因那倒影中的陌生姿态惊慌失措地踉跄几步，那样子，好像苏醒了似的，他再次转过身看向泰罗，泰罗几乎以为他是真货，是他的托雷基亚。
他说：“真是太无聊了啊，泰罗。”
泰罗浑身燃起烈火俯冲上来，出乎意料地，托雷基亚毫无防备地搂住他的肩膀，茫然的姿态像找回了失而复得的心脏似的颤抖个不停，“泰罗，泰罗，泰罗，我完全知道了……”
他释放出胸膛中的格里姆德，浑身流着血发疯似的往行星博尔赫斯的深处飞奔。
“托雷基亚！”他是托雷基亚！泰罗懊恼地伸出手臂，转瞬被格里姆德的光线彻底吞没了。
"泰罗！"
"泰罗，回神来，"浅色的蓝族望着他，双手合拢在胸口，"你太高兴了么？"
"什么？"
托雷基亚笑道："你为我高兴么？"
又重复道："我加入宇宙警卫队了，请陪在我身边好么？"
对……托雷基亚从未加入过宇宙警卫队，泰罗看着他单膝跪在地面上，双手拖着自己的左手，吻自己的手镯，美丽的蓝族止不住地啜泣着，"请把我也当作追求你的女人之一吧，请求你给我陪在你身边的机会。"
"站起来，托雷基亚。"泰罗轻声说，"站起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路过的人望向他们。
托雷基亚慢慢站到他身边去，心灰意冷地垂着头。
"托雷基亚，我已再不能从虚幻中获得宽慰了，你懂么？"泰罗牵着他往M78星云的边缘疾驰，远离了母星后托雷基亚冷得发抖，可泰罗浑然不觉，依旧向着最深的黑暗俯冲。
他们在马头星云停下来。
红族凝视着翻涌着的黑暗，"我已准备着接受一切了，无论是如何残酷的真实，我，我会抛弃你这影子虚构出的爱去回到真实中去。"
"我能向你证明我的爱，但……"托雷基亚害怕得抖个不停，"泰罗，我该怎么证明自己不是个虚构的影子？……我愿意和你一起去证明光之使者的信条，你究竟不相信我什么呢？”
泰罗推开他的肩：“我来证明，我不要设计出来原谅一切的爱。”
寒冷的真空之中没有光明，泰罗向漆黑的深渊前行了一步，身后的托雷基亚哀求道：“你疯了，求你了，快回来吧……”

他无牵无挂地坠向马头星云的最深处，在托雷基亚愈来愈远的哭嚎声与沁入骨髓的寒冷中慢慢地失去了意识，自光明而生的种族很快就不再做梦了，那时蓝族美丽的幻象也会消失。
“我的光，用我的光照亮这里，把我的光给你——”
泰罗会让他自由，也令自己自由。
“泰罗！”
黄金，越来越多，流动的黄金……仿佛是虎的毛皮，泰罗迟钝地恢复了思考的能力，眼前忽大忽小的金色光芒发散着即将破灭的温度，他喃喃自语：“好温暖啊……”
金色的血流在他眼灯上划出一道泪痕，泰罗猛地惊醒了，我在做什么？是谁的血？
那喷薄的光明黯淡下来，残酷的寒冷又一次侵袭他的身躯，泰罗勉强地睁着眼睛，上空又掉下来了什么人，他喉咙的伤口流着血，随着光芒的靠近，泰罗看清了照亮虚空的虚影，他的眼灯熄灭了，也再不想着去证明什么了———
准备将奇迹之光献给自己的托雷基亚在他无能为力中死去，一口气推开自己的托雷基亚被捅的胸口开着花躺在他怀里，那冷淡的托雷基亚他梦见得最多，还有个总试着把刀子指着他却总是扑上来瞬间消失的托雷基亚，那似是而非的托雷基亚手刀捅穿另一个自己之后无论他怎么追赶都追不上，还有那道虚影，泰罗唯一一个永远梦不见的托雷基亚，但泰罗永远能听见他不停呼唤自己的声音，他似乎一直在马头星云徘徊着，永远也不肯离去。
后来，泰罗再也不做梦了。

柳儿
2021/01/30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